

老猫

卫斯理 著

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猫 / 卫斯理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 10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二辑)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78 - 3

I. 老… II. 卫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2856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 - 2008 - 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老 猫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3 字数 73,000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78 - 3 / I · 168

定价: 17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 - 65560609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· · · · 序言

在众多的卫斯理幻想故事之中，《老猫》引起的注意，在前十名之内，很多人谈论过，其中猫狗大战的一些片段，更多人喜欢。

《老猫》的设想，其实也是外星人有家归不得的延续，从《蓝血人》开始，一直相信，外星人再英明神武，但是在离开了属于他们的星球之后，总不会有什么好处。蓝血人如此，老猫如此，《支离人》中的牛头大神也如此。这或许只是地球人的一种想法，事实究竟如何，自然不会有定论，小说毕竟是幻想的成分多，很多观念其实全是作者的观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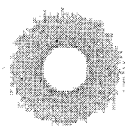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外星人来到地球，只是以一束电波（或类似形式）前来，到了地球，再觅形体的设想，创自近二十年前，堪称新鲜之至。进一步的设想是，将来地球人探索浩渺宇宙，多半也以这种形式前往，人的身体又累赘，又活得如此短暂，决计无法担当这种重任的。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四日

· · · · 目录

· · · · 第一部	不断发出敲打声的怪老头 · · · · 1
· · · · 第二部	一只老黑猫 · · · · 19
· · · · 第三部	宋瓷花瓶，稀世奇珍 · · · · 33
· · · · 第四部	警犬殉职 · · · · 45
· · · · 第五部	老布大战老黑猫 · · · · 59
· · · · 第六部	化验半截猫尾的结果 · · · · 73
· · · · 第七部	妖猫的报复 · · · · 89
· · · · 第八部	和一只猫做朋友 · · · · 105
· · · · 第九部	一个最不幸的人 · · · · 119
· · · · 第十部	错投猫体的侵略者 · · · · 133
· · · · 第十一部	要用大量电能 · · · · 149
· · · · 第十二部	张老头的来历 · · · · 161



•

•

•

第一部

不断发出敲打声的怪老头





天气闷热得无可言喻，深夜了，还是热得一丝风都没有，李同躺在席上，拼命想睡着，可是尽管疲倦得很，还是无法睡着。

李同睡不着，倒并不是因为天热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楼上发出来的吵声。李同搬到这幢大厦来，已经有大半年了。

大城市中，居住在大厦内，就算住上三年五载，楼上楼下住的是什么人，也不容易弄得清，李同自然也不知道他楼上住的是什么人，可是那户人家，李同在暗中咒骂了他们不知多少次，那家人，简直是神经病。

李同才搬进来的时候，听到不断的敲打声，还以为楼上的人家，正在装修。本来，住这种中下级的大厦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装修的，人挤在那种鸽子笼似的居住单位之中，只不过求一个栖身之所而已，如何谈得上舒服？

但是，人家既然喜欢装修，自然也无法干涉，于是李同忍受了两个星期的敲打声，然后，静了两天，那两天，李同睡得分外酣畅。

到了第三天，李同才一上床，敲打声又响了起来，李同自床上直坐了起来，瞪着天花板，咕咕哝哝，骂了半天。

自那天后，楼上的敲打声，几乎没有断过。

李同也曾曾在窗中探出头去，想大声喝问上面究竟在干什么？可是他只是向楼上瞧了瞧，还是忍住了，楼上楼下，吵起架来，究竟不怎么好，他想，过几天，总会好的。

可是，楼上那户人家，真是发了神经病，每天晚上、早上，甚至假期的中午，总在不断敲着钉子，大厦的建筑本就十



分单薄，楼上每一下敲钉声，就像是锤子敲在李同的头上一样，李同几乎被弄得神经衰弱了！

而今天晚上，当李同疲倦透顶，极想睡觉，楼上又“砰砰”地敲打起来之际，李同实在无法忍受了，他自床上坐了起来，怒气冲天，心中还在想，再忍耐两分钟，如果敲打声不在两分钟内停止的话，那么，一定要上楼去，和楼上的人讲个明白。

当他坐起来之后，楼上的敲打声停止了。

李同等了一分钟左右，一点声响也没有，他打了一个呵欠，睡了下去，可是才一躺下，又是“砰”的一声，钉子掉在地上的声音，锤子落地的声音，全都清晰可闻，李同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他陡地跳了起来，拖着拖鞋，打开了门，疾冲了出去。

李同居住的那个单位很小，只有一间房和一个被称为“厅”的空间，李同是单身汉，他独自居住着。他出了门，大踏步地走上楼梯，来到了他楼上那户人家的门前，用力按着门铃。

过了一会，木门先打了开来，一个老头子，探出头来，望着李同。

李同厉声道：“你家里究竟死了多少人？”

那老者被李同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喝问，弄得陡地一愣，显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李同又是狠狠地道：“你们每天砰砰敲钉子，在钉棺材？”

那老者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堆满了歉意：“原来是这样，



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

李同心中的怒意未消，他又抬脚，在铁闸上用力踢了一脚：“我就住在楼下，我要睡觉，如果你们再这样敲个不停，我不和你们客气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恶狠狠地望着那老者，那老者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来，不住“哦、哦”地答应着，李同愤然转身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

当他又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，他的气也平了，他平时绝不是那么大脾气的人，连他自己也为了刚才如此大发脾气，而觉得奇怪。

他心中在想，还好楼上出来应门的，是一个老头子，而且一看到他就认不是，如果出来应门的是一条不肯认错的大汉，那么，一吵起来，说不定又是一桩在报上见惯了的血案。

李同翻来覆去地想着，楼上果然再没有声音发出来，过了不久，也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他下班回来，看到大厦门口，停着一辆小型货车，车上放着点家具，一个搬运工人，正托着一只衣橱走出来。

李同也没有在意，大厦中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搬出，原不足为奇。

可是，当李同走进大厦时，却看见了那个老者，那老者是倒退着身子走出来的，在那老者的面前，两个搬运工人，正抬着一只箱子。

那是一只木箱子，很残旧了，箱子并不大，但是两个搬运



工人抬着，看来十分吃力。

那老者在不断做手势，道：“小心点，平稳一点，对，啊呀，你那边高了，不行，一定要平，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！”

老者一面说，一面向后退来，几乎撞到李同的身上，李同伸了伸手，挡住了他的身子，那老者转过身来，看到了李同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

李同顺口道：“你搬家了？”

那老者抹了抹脸上的汗：“是啊，我搬家了，吵了你很久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李同有了好奇心：“你每天不停敲打，究竟是在做什么？”

可是那老者却并没有回答李同这个问题，他只是不住吩咐那两个搬运工人抬那口箱子，直到那口箱子上了货车，那老者亲自用绳子，将那口箱子绑好，才像是松了一大口气。

李同没有再看下去，等着电梯，上了楼，他已经将钥匙伸进了自己住所的门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他心中一动。

李同心想，那老头子看来也是独居的，他像是发神经病一样，每天敲打着，究竟是在做什么？

如今，楼上正在搬家，门可能还开着，自己何不上去看一看？

他拔出了钥匙，绕着楼梯到了楼上，果然，门开着，一个搬运工人，正搬着一张桌子出来。

等那搬运工人走出来之后，李同就走了进去。

那是一个和他居住的一样的单位，空间小得可怜。



东西全被搬空了，地上全是些纸张及没有用的杂物，李同走进了房间，房间也是空的，李同才一推开门，就看到房间的一角，有着一大堆旧报纸。

那一角，正是楼下他的睡房中放床的地方，本来，那一堆旧报纸，也引不起他的兴趣，但是每次的敲打声，总是从他床上方传下来，所以他向前走去，用脚将那一大团旧报纸拨开了来。

旧报纸被拨开，李同便不禁陡地一呆，他拨开了上面的一层报纸，就看到下面的报纸沾满了血迹！

李同的心怦怦乱跳，他想起那老头子的样子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神秘，而如今，又在旧报纸上发现了那么多血，怎能不心惊肉跳？

看起来，旧报纸下面，还有什么东西包着，李同又踢开了几层报纸，突然之间，他看到了一副血淋淋的内脏，李同不由自主，怪叫了一声，连忙退了出来，他退到了门口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，他急急向楼下奔着，连电梯也不等。

他一直奔到了大厦的入口处，当他在向下奔去的时候，他原是想拦住那老者，叫他解释这件事，可是当他到了楼下，那辆小货车已经不在了。

想起那副血淋淋的内脏，李同仍然不免心惊肉跳，那副内脏，看来很小，人对于血淋淋的东西，有一股自然的厌恶，李同一看到就吓了一大跳，自然不会仔细去看，他只是联想到，那老者可能杀了一个小孩。

一想到这里，他感到事情严重之极了，他忙回到了自己的



住所，拨了一个电话，报了警，他又再上了楼，在门口等着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大队警员在一位警官的带领下，赶到了现场。

那位带队的警官，是个才从警官学校毕业、已经连升了两级、前途无量的警务人员，我和他很熟，我们几个熟朋友都叫他杰美，他姓王。王警官见到了李同，李同便指着门内：“在里面！”

王警官带着警员，走了进去，李同跟在后面。

由于旧报纸已被李同踢开，所以那副血淋淋的内脏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，王警官和警员乍一看到，也不禁都吓了一跳。

可是，当王警官走向前，俯身看视了一会儿之后，脸上的神情就不再那么紧张了。他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这不是人的内脏！”

李同半信半疑：“不是一个小孩子？”

王警官摇了摇头，对另一个警官道：“医官来了没有？去催一催！”

那警员忙走了下去，王警官向李同道：“李先生，你住在楼下，怎么会上来，发现这副内脏的？”

李同苦笑了一下：“楼上的住客，每天早上、白天，甚至晚上，总是不断在敲打什么，昨天晚上我上来交涉，今天楼上住的那个老头子就搬走了，我因为好奇，所以上来看看，我……不知道那不是人的内脏，我报警，错了么？”

王警官道：“没有错，市民看到任何可疑的事，都应该



报警!”

李同松了一口气，不一会，医官也来了，医官向那副内脏看了一眼，就皱着眉：“我看这是狗或者猫的内脏，带回去稍为察看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了，谁那么无聊，杀了猫狗，将内脏留在这里!”

几个警员，拿了一只大尼龙袋来，将那副内脏放了进去，弄了个满手是血。李同在警方人员收队回去的时候问：“这老头子……他不算犯法么?”

王警官也不禁皱了皱眉，他办过不少案子，像如今这样的事，他却还是第一次经历，那老者算不算犯罪，连他也说不上来。

他道：“我们会设法去会见这里以前的住客的。”

李同舒了一口气：“这老头子，我看他多少有点古怪。”

王警官自然不会被李同的话所影响，他到了大厦楼下，已经围满了很多闲人，有的人看到警员提着一袋鲜血淋漓的东西，登上了警车，敏感得尖声叫了起来。

王警官找到了大厦的看更人，连看更人也不知道那老头子是什么来历，不过看更人记得那辆小货车的牌照，那就好办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警方便找到了小货车的司机和几个跟车的搬运工人。小货车的司机，也就是车主，他道：“是，昨天我替一个老头子搬过家，他没有什么家具，只有一口箱子，像是放着极其贵重的东西，搬的时候，一定要放平，紧张得很。”

王警官问道：“搬到哪里去了?”



货车司机说了个地址，王警官因为这是一件小事，而且，化验室的报告也早就来了，那是一副猫的内脏，杀了一只猫，无论如何，不能算是犯法的行为，只不过随便将内脏遗留在空屋中，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必须去警告一下。

这是小事，王警官没有亲自出马，只是派了一个手下，照地址去走了一遭。

那警员的任务，也进行得很顺利，他回来报告说，见了那老者，老者姓张，他承认杀了一只猫，因为他嗜吃猫肉。而那副内脏，他本来是准备抛弃的，不过因为搬家，所以忘了。

那警员告诫了他几句，事情也就完了。

在这以后，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杰美得了一星期假期。我们有好几次在一起。有一次，几个人不知怎么，谈起了各种古怪的食物，有的人说滚水驴肉的味道鲜美，有的人说蝗虫炒熟了好吃，有的说内蒙古的沙鸡是天下至味，有的盛赞蚕蛹之香脆，连口水都要流下来的神气。

杰美忽然道：“谁吃过猫肉？”

座间一个人道：“猫肉可以说是普通的食物，要除猫肉的膻气，得先将猫肉洗净，放在浓浓的红茶汁中，滚上一滚，再捞起来，炒了吃，比鸡还要鲜嫩。”

杰美笑道：“不过，现在吃猫的人，到底不多见了。上个月，有个人喜欢吃猫，将一副猫的内脏留在屋中，被他楼下的人看到，以为是一个小孩子的内脏，报了警，倒令我们虚惊了一场。”

那个详细介绍了猫肉吃法的朋友道：“啊，这个人住在什



么地方，找他一起吃猫肉去！”

我笑着：“猫和人的内脏也分不出来，报警的那位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猫又不能连皮吃，总要剥了皮下来，看到了猫皮，还不知道么？”

杰美略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喂，这件事倒很奇怪，没有看到猫皮，那个人是一个老头子，姓张，他搬家，所以内脏忘记抛掉了。”我道：“那就更不通了，一个人再爱吃猫肉，也不会在临搬家之前，再去杀猫的。”

杰美又愣了一愣：“你说得对，或许，他是先杀了猫，再搬家的。”

我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杰美道：“那个报案的人，住在他的楼下，说那个张老头，每天都敲敲打打，吵得他睡不着，他曾上去干涉过一次，第二天，那人就搬走了！”

我道：“杰美，你是怎么处理这案子的？”

杰美反问我道：“你的古怪想象力又来了，你想到了一些什么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可以联想到的太多了，随便说说，那张老头不断敲钉子，可能是在钉一只只小木盒，而这些小木盒，放在一只内脏被挖出来的死猫的体腔之中，运到外面去。”

杰美和几个朋友都怔了一怔，杰美道：“你是说，那张老头用这个方法，转运毒品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绝没有那么说，这只不过是联想到的一个可能而已，也有可能，张老头是一个标本的制作者，那么，



也须要不断地敲打。”

杰美沉吟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无论如何，站在警方的立场，这件事已结束了，再要追查的话，只好留给想象力丰富的业余侦探去进行了！”

我拍着杰美的肩头：“小伙子，连你的上司杰克上校，也从来不敢这样称呼我！”

杰美忙道：“我绝不是有心奚落你，因为警方的确是找不到什么理由，再去查问人家！”

他虽然立时向我道歉，事实上，我也并没有恼他，只不过总觉得有点负气，所以我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好，请给我张老头的地址，我这个‘想象力丰富的业余侦探’，反正闲着没事做！”

杰美显得很尴尬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一点也不，如果我生气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向你要地址，我会自己去查。”

杰美有点无可奈何，摊了摊手：“好，我打电话回去，问了来给你。”

他站起身来去打电话，一个朋友低声劝我：“事情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何必自找麻烦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或许在这件事情的后面，隐藏着许多令人意外的事也说不定，你想，那个张老头每天不停地敲打，人家问一下，立即就搬了家，这不是很古怪的事么？”

我的话，那几个朋友唯唯否否，因为他们都不是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我知道，如果小郭在这里的话，他一定支持我的